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電子競技是打機！

聽說今年亞洲運動會添加了「電子競技」（eSports或electronic sports）作為示範項目，二零二二年還會成為正式項目，為之啞然失笑！又聽說有香港社會賢達提到發展電子競技產業云云。絕大部分電子遊戲、「電玩」或美其名的「電競」，不就是過去大家都理解為對年輕人 and 兒童有極高潛在害處的「打機」嗎？怎麼忽然在改了名之後，竟然可以壞事變為好事？

若是在商言商，大力推動「打機」這一門消費活動，對於商家和投資者顯然有利可圖；但是將電子競技當為一種健康的文娛消閒活動，又顯然對消費者有害！打機的禍害還用說嗎？打機又何嘗是我們主流社會理解的一種「運動」（Sport）？香港人經常戲稱打麻將為手部運動，雖則搓麻將可能對延緩多種高齡人士慢性病有好處，但是當為運動，還是有點兒那個。

學生沉迷打機的光怪陸離故事，我們還見識得少嗎？年輕人連續多日不眠不休，在網吧忘我打機，然後忽然猝死，是最嚴重的。還有因過度打機而令到小孩與家長反目，甚至出現暴力傷人事件。至於長期打機導致手部肌腱毛病、骨骼病、肌肉病、心肺病、癰肥等等，再加變成沒有社交的宅男，更是較為隱蔽的社會問題。

吃電競產業這行飯的商家當然會反駁說，電競（實情是打機）也可以讓「運動員」畫出彩虹，然後他們可以舉某某著名電競玩家的高昂收入為例。不過這顯然是假象，「電競運動員」不似真正的運動員，當中少數人一時的高薪，無疑只是背後商家樂意支付的廣告費！

「電競」的毛病何在？第一，有電腦程式在幕後操縱，「運動員」只是應對電腦運算結果在熒光屏上顯示的影音效果，再在虛擬的世界入面動手動腳。所以成敗規矩都由程式決定！第二，是新的遊戲層出不窮，對「運動員」的要求沒有劃一標準。第三，是背後的商業利益，今年亞運會選用的幾種「電競」，必然為開發相關軟硬件的企業帶來可觀收入。

真正有意義並可以跨時代比較的運動都是最簡單的。例如一百公尺跑步，雖然紀錄不斷刷新，但是今天短跑運動員做的，跟他們父輩、祖父輩、曾祖父輩沒有兩樣。但是「打機」就不一樣。數十年前瘋魔全世界的「食鬼」（Pac-Man）或「俄羅斯方塊」（Tetris），已經因為軟硬件的不斷演化而更新了許多代，由早期平面單調的影音效果，到現在已經有彩色立體的視聽感受。

「電競」對運動員有什麼好處？一般要求主要是手部和眼睛協調，除了「跳舞機」、「打鼓機」有多些肢體運動之外，都是長時間坐着「打機」。常規運動的從業員，如足球員、籃球員等等都可以支取天文數字的薪水和其他廣告收入。全世界有無數年輕人立志做職業運動員，年輕人參與足球、籃球等熱門運動，即使不能名成利就，打球時的身心鍛煉，仍然對當事人有益。

至於所謂「電競」，則幕後人為操縱成分太高，絕大部分「電子遊戲」的生命周期又太短，根本沒有成為正式運動的資格！希望國際奧委會臨崖勒馬、回頭是岸，不要讓運動會淪為電競商漁利的工具。

萃袖
乾坤
余似心

躁鬱症吞噬了的生命

音樂人盧凱彤墮樓亡，令人惋惜哀痛，她被躁鬱症徹底吞噬了，只能安慰說如今在天上的她毋須再受精神病的折磨了！

我對盧凱彤不熟悉，早前有朋友給我看一篇訪問她的專稿問我意見。這稿子很長，是我首次接觸盧凱彤，她很坦白地說個人的成長和心路歷程，很誠懇地剖白自己的內心感受，勇敢地細述童年受虐，如何和遺傳的抑鬱和躁鬱病對抗，狠狠地倒下，堅強地爬起，一次又一次。可怕的病魔不留情地攻擊她，使她遍體鱗傷，但她沒有氣餒，咬着牙關活下去。她以繪畫去解開心裡的荊棘，讓陽光透進身內。找到真愛讓她重拾希望，傷口得以撫平。這訪問令我深深感動，這樣年輕，這般才華，卻面對艱苦的人生，苦痛像潮水般湧來退去又湧上，在水退之時難得她仍能保持正能量，勉力支持下……稿件還未刊登噩耗傳來，她當時一定被痛苦折磨得難以承受……上天為何要對一個這樣努力活着的人摧殘至此？

心酸，帶着無奈，想起身邊有幾位

同樣患上抑鬱症的朋友，他們的痛不是肉體肌傷骨折內臟出血，而是精神上的苦楚，旁人看不到難以言喻的心理惶恐及紊亂。世界衛生組織一項聯合研究顯示，抑鬱症已經成為全球疾病負擔的第二大病。引起抑鬱症的因素包括：遺傳、體質、中樞神經介質功能及代謝異常、精神等因素。香港精神科醫生黃以謙在其著作中稱：腦內的血清素（Serotonin）和去甲腎上腺素（Noradrenaline）影響情緒，含量有改變情緒亦易失控。台灣精神科醫師陸汝斌認為有些元素的改變會傷害腦細胞，且不能再生。但至今專家也未確定是哪些元素受影響和如何取得平衡。

但願有天科學家能找到有效的抗抑鬱藥，讓患者重拾歡樂，生活回復正軌。對患病的朋友，我們只能默默地關心和支持，讓愛去療傷。

■盧凱彤一直努力地活着，可惜難敵躁鬱症。



過度旅遊

前不久在北京，正值暑熱天氣，小狸親眼目睹了一個大商場裡席地而坐了很多，恍若周日菲傭聚集的香港維園。帶着好奇，小狸隨口詢問比鄰的一位店家，他先是若無其事地說：「都是住在附近的人，跑進乘涼來了。」接着，他又很無奈甚至帶着一股子狠勁兒說：「每年都這樣，他們才不管影響不影響你生意呢。」

小狸隨口一問也就隨耳一聽，開始也是若無其事。但之後幾天與朋友在什利海「乘涼」時，卻情不自禁地又想起了此事。那是在聞名遐邇的煙袋斜街——這是一條自清末以來就很有特色的迷人小街，其細長的街道好似一支煙袋桿，東頭入口像煙袋嘴，西頭入口折向南邊，通往銀錠橋，看上去活像煙袋鍋。那天，小狸在這條僅長二百多米的、本該迷人的小街上被擠成了照片。

完全沒有記憶中間適的溜溜縫縫，在全神貫注地騰挪躲閃之後，小狸帶着一身臭汗好不容易才擠了出去。終於站上著名的銀錠橋，本想文雅地來一波燕京小八景中的「銀錠觀山」，但腳下的「風景」卻毫不留情地搶戲了，近如聲名遠播的「烤肉季」前，遠如荷花市場那面，全是乘涼人也。不，仔細一瞧，全是旅遊人也。因為那一面又一面的導遊小旗，雖無風而起「浪」；此時的什利海正是「小旗浪花」裡不由自主的一片碧波蕩漾。

對於被戴著各色同款棒球帽的旅行團、高分貝方言、胡同遊三輪車、酒

吧、噪音、垃圾以及更貴的物價填滿的什利海，遊客們應該還是滿意的吧，因為這酷日炎炎的每一天，他們都沒見少過。但對於北京人來說，此情此景卻著實大煞風景。「眼量！忒躁！咱小時候開着荷花、擺着柳條、安安靜靜的什利海呢？」朋友在怨氣沖沖地懷舊，小狸忽然又想起了那些在大商場裡乘涼的北京人，他們固然沒有「侵擾」什利海，但他們過度的「商場乘涼遊」對於那相鄰的小小店家，其實和今天的銀錠橋旁並沒有什麼差別。

凡事皆有度，過度皆不當。「乘涼」如是，旅遊亦如是。其實「過度旅遊」在最近幾年已經愈來愈引起世界各地的注意。比如2017年時，西班牙巴塞羅那共接待了三千萬人次的遊客，而當地人口只有一百六十二萬。而像巴塞羅那這樣的旅遊勝地如今遍佈了全世界。過度飽和的旅遊讓地區差異性消失，全城都是旅遊商店、民宿、貴價商品等等，嚴重褫奪了當地人原本的生活方式、社會福利、服務等等。而近些年興起的旅遊趨勢之一「向當地人一樣生活」簡直更像當地人的噩夢——起碼當地的房屋租賃市場會被攪得一團亂。以至於，如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已經採取階段性「禁止短期租房」了。

旅行是全天最美好的事情之一，熱愛旅行沒有任何錯誤，但如何讓旅遊業可持續發展卻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嚴肅課題。詩和遠方不僅要走過去，更要讓它永遠健康友善地在那裡。

思旋
天地
思旋

風雨無阻 共創美好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氣候都不同。華人都會仔細根據中國傳統的二十四節氣所顯示而過生活。不久以前大暑剛過，今年高溫籠罩全球，令人實在喘不過氣來，中暑中招的人也不少，大家都盼望炎炎夏日速速過去，渴望秋天快些到來。

大暑過去不久，迎來了立秋，也即是說秋天已經開始了。殊不知，今年立秋當日高溫熱浪襲全國各地，甚至全球。據報道，有些地方高達攝氏40度以上，令人震驚非常。說來也應驗，中國民間有句俗語「一雨成秋」。上周四，香港掛起一號風球，風並不大，然而連夜雷雨交加直到周五。不過，民間又有另一句說話「秋老虎」，去提醒人們要注意秋天天氣變幻無常，炎熱的天氣未完全過去，偶爾會出現反常天氣，「秋老虎」也會令人吃不消，提醒各位要注意。尤其是在戶外工作和活動的朋友，留意多喝水，多飲湯，要保持心境開朗，身心愉快，免發生突發的心臟疾病。最近本港有藝員在炎熱的晚上踢足球，驟然昏迷，要送往醫院搶救。

執筆之時，仍在暑假中，不少家長計劃攜同寶貝子女往外地旅遊度

假。從媒體報道得知，港人熱門的旅遊地點如日本、印尼以及歐洲多國等地，最近都曾發生天災，所以大家在選擇旅遊地點，在當地旅遊時，切記要注意人身安全。

其實八月份的環球金融市場，都在吹不定向風。就現實而言，全球資金多往美國走，美匯強，美國股市仍在高處，投資者似乎也不感到「高處不勝寒」。事實美國掌舵人多為鷹派，揚言美國經濟走好，就業率高，加息意願仍然不變。如此看來，目前這陣子似乎美國經濟仍向好。好大話的特朗普，繼續在世界各地挑起軍事、經濟等方面的矛盾，令世界佈滿戰火，然而「是否壞人當道呢？」天在看。最終結果會如何收場，有待時間證明。

八月份的香港，好友投資者都因七月港股大跌而憧憬八月能大翻身。果然，中央在如此複雜多變的形勢，以維穩為治國理念，從「穩中求變，變中求進」，當然是最希望我國走和平發展之路，風雨無阻，創造美好生活，讓老百姓能幸福滿滿。中國人民絕不讓人看扁，我們一定要軍民團結，上下一心，全力以赴，創新科技，發展好「中國製造」。振興中華，以圓我們心中的夢。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百家廊

惠州「讓樹路」

乾淨，地上雖然都是水，卻很幽靜，本來人聲喧囂的紛擾街道另有一種獨特氣質。

從我住的酒店大門出來往左拐，向前直走到大路，就是西湖賓館。多次到福州住當地的西湖賓館，老字號賓館的貼心周到服務印象深刻。拎雨傘的手這時忙着從手袋裡挖出手機，要把西湖賓館拍下來留念。雨傘斜斜地用肩膀夾住，頭也歪歪地鏡頭也歪了，拍好照片再看原景，這才看見路上有兩棵大樹。然後我看見一輛車從傳統的三洞門樓中間那個洞穿出來，洞左邊的石匾鑲嵌着黑底金字的「元妙古觀」，門樓上方橫掛紅色布條黃色字寫「推動文明敬香，建設生態宮觀」，兩邊楹聯為「元虛生宇宙，妙察觀天人」，一對獅子門樓兩旁看守。穿過門樓看見裡邊寬闊的廣場上樹木蔥蔥，有個亭子。走進去一看，只認識兩棵高高的棕櫚樹，長得像檳榔樹的瘦瘦高高的觀賞棕櫚。其它樹種皆不相熟。亭子裡有幾個避雨的人在聊天。

朝着硬山頂式山門，面闊五間，上邊蓋着綠色筒瓦的古觀走去。大門右側立一頭眼睛有紅點的獅子咧嘴張舌守着它背後的「九紫」碑。想來當為「紫氣東來」，兩邊楹聯為「元虛生宇宙，妙察觀天人」，一對獅子門樓兩旁看守。穿過門樓看見裡邊寬闊的廣場上樹木蔥蔥，有個亭子。走進去一看，只認識兩棵高高的棕櫚樹，長得像檳榔樹的瘦瘦高高的觀賞棕櫚。其它樹種皆不相熟。亭子裡有幾個避雨的人在聊天。

傳說老子過函谷關之前，關令尹喜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傳說老子過函谷關之前，關令尹喜見有紫氣從東而來，知道將有聖人過關。果然老子騎着青牛而來。舊時比喻吉祥的徵兆。不曉得這附近是否種有紫藤花？再一看山門左右的石柱上刻對聯「元來紫府開唐代，妙有豐湖隔俗緣」。拍照時，連帶把大門兩旁的楹聯「惠府三清境，豐湖眾妙門」也一起拍攝帶回家欣賞。

跨過山門，面對「都天糾察」，我合上雙手拜拜，這是進廟的禮貌。左右兩邊有牌匾，右為「妙境天南」，左是「豐湖福地」。後來才曉得蘇東坡謫貶惠州時，常到元妙觀來與道士飲酒賦詩（道士可以喝酒嗎？）一回進士許穀從廣州過來，與東

有夢的女人

人是要有夢的，人活著要有夢想來支撐。有一句話說得好：人生如果沒夢想，跟鹹魚有什麼區別呢？我們小區裡有一個女人，她寫得一手好字。我經常見她忙碌的身影，不是提著滿滿一布袋菜，從菜市場歸來，就是彎腰晾曬一陽台衣服，那身影總是匆忙的。她四十剛萌芽，下崗在家，寫得一手好字，在家辦了個書法班，周末、假期開課。

我帶侄子去練書法，她的家住在一棟樓的西首，客廳寬敞，她微笑招呼我們，她教學生一絲不苟，字寫得好的，她用紅筆圈起，孩子們比着誰得的圓圈多，寫得很認真。

而她每天必買份報紙，仔細閱讀每一篇，她長得雖不多好看，但氣質凜然，分外有一種薄涼之感，衣服穿在別人身上只是衣服，而穿在她身上卻賦予了靈魂，如她的字體般骨節清奇。我介紹同事的孩子，去她那兒練習書法。一個雨天的黃昏，她來我家，提來兩個大的柚子，額前的髮絲被雨水打得有些凌亂，我請她坐下，她表情透着感激和拘謹說要謝謝我，話裡透着誠意。她說感謝我宣傳她的書法班，我一笑置之。

我們閒談着，她突然問我：不惑之年的男人，能否改變他的想法？我想這是她蜜蜂般為家操勞的關鍵。我淡淡地說，人很難改變，這年齡的男人是煮熟的蛋。我與她相對坐着嗑着瓜子，卻分明感覺到她內心的黯然。她同我微笑道別，空氣裡似乎殘留着一絲苦澀。一日在街頭遇到她，她在幫別人推銷服裝，她說女兒考上了重點高中，費用大，周末授完課，沒事就找點零活做，還可學習別人的經營之道，將來開一家服裝店……我想起一句服裝的廣告語：最美的夢想才是最美的衣裳。

張愛玲曾言：女人不停地向前奔跑，所遇到的，仍然不過是男人。好的婚姻，無非是要成就各自的人生，她一個夢破碎，另一個夢卻在開啟，現實生活的艱苦，像一捆粗糙的繩子，緊緊地捆住她像網住天使，她卻從繩索中飛出來，輕輕落在地上，唱她應該唱的歌。我喜歡這樣有夢的女人，有夢的人生是美麗的。

昨日
紀
陶然

認識舒婷很久了，應該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吧，那時她還未成名，開始寫詩。起初是廈門詩人黃碧沛把我介紹給詩人蔡其矯，蔡其矯很欣賞，介紹許多著名詩篇給她參考。那時蔡其矯也把她介紹給我認識，因為她以蔡老師學生自居，而我也。於是她稱我「師兄」，我稱她「師妹」，並沒有正式拜過師。

後來發生朦朧詩大辯論事件，舒婷漸漸獲得公認，地位也確立了，和北島成為朦朧詩的代表人物。如今文壇，有誰不知道舒婷！

後來她名聲愈來愈大，但情誼依舊。那時每隔幾年總會在不同的會議場所碰到，或者是私下見面。她到過我家，我也去過她鼓浪嶼的家，並且在她那老屋喝茶聊天，記得那次她還送我《舒婷的詩》，似乎是一九九四年的事情。

由於蔡老師的子女不近文學，有一度她建議我和她一起，收集他有關資料，為將來寫評傳之類合作。那是在九十年代的事情了，蔡其矯遠尚未謝世。但後來似乎大家不再提了，可能是因為在他生前，王炳根《少女萬歲：詩人蔡其矯》已經問世，在他身後，王永詒《蔡其矯

師妹舒婷

詩壇西西弗」也出版了。

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我們都見了面，而且一起吃飯。只是，最近一次，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約過見面，可是約定的那天晚上，他們主席團委員要開重要會議，只好作罷。第二天上午，開全體會議，在會場上匆匆見到，合照了，她要上主席台就座，也就匆匆而別了。

那時，我的長篇小說《一樣的天空》出版，一九九七年底，她寫了一篇評論《不一樣的天空》文中提到：「二十年前，初次見到陶然的不是我，而是我未嫁前的那隻老藤椅。他好容易來到了鼓浪嶼，我卻去了河北，擦肩而過跌足不及。這以後，三五年見一面罷，大多是我過境香港，有次還在他家叨擾了一星期。」

前幾年，北島組織的國際詩人朗誦會在香港舉行，我去酒店捧場，突然迎面碰到舒婷，我一愣，因為事前不知情，舒婷笑道，你不認識了？我剛才還跟人說，你是我師兄呢！

前幾年，舒婷應邀成為香港大學駐校作家，其間，應北島之邀，我和舒婷去馬鞍山他家作客，並一起在他家吃了他太太做的豐盛晚餐，

並照了一張合影。之後送她回香港大學為她安排的在西環的酒店。

舒婷反應極速，聰敏過人。我跟她相處，感到她待人溫厚頗講義氣。蔡其矯大處，我分別電告北島和舒婷，當她聽到叫道怎麼可能？他還要回福建治病呢！後來在北京舉行追悼會，她還專程從廈門飛去，到靈堂前弔唁。她和陳仲義所獻的花牌上寫着：「蔡其矯老師我們永遠懷念您」。我想起，當年舒婷還在燈泡廠當女工，曾應蔡老師之邀，赴北京和北島相見，從此促成了朦朧詩代表性人物的純真友情。

記得有一回，好像是九十年代初吧，她曾邀我去晉江參加元宵燈會，但那時我身不由己，沒去成。一九九九年，中國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在泉州舉行，舒婷邀我參加在廈門的筆會。會後，還去鼓浪嶼玩了一會。我還記得，廈門的青菜真好吃。去年，晉江舉辦「文化名家晉江行」活動，主旨是「蔡其矯詩歌研究會」成立的掛牌儀式。我本以為必定可以見到舒婷，早餐時碰見陳仲義，問起，他說，舒婷另有重要活動，不能來了。是啊，她很多場合都需要去，分身不暇呀。但她還是她，不改初衷。